

Shidie WenXue MingZhu BaoKu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蝴蝶梦

[英]达芙尼·杜穆里埃/著
何峻/译 许俊农/校

Shidie meng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ShiJie WenXue MingZhu BaoKu

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蝴蝶梦

[英]达芙尼·杜穆里埃/著
何峻/译 许俊农/校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蝴蝶梦/(英)达芙尼·杜穆里埃(Maurier, D.)著. 何峻译,
许俊农校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4. 1

ISBN 7-5396-2383-7

I. 蝴… II. ①杜…②何…③许… III. 长篇小
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1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5869 号

蝴蝶梦 [英]达芙尼·杜穆里埃著 何峻译 许俊农校

责任编辑:葛永波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 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星火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13.125

字 数:360,000

印 数:6000

版 次: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383-7

定 价:15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Contents

第一章 / 1
第二章 / 6
第三章 / 13
第四章 / 22
第五章 / 37
第六章 / 48
第七章 / 67
第八章 / 86
第九章 / 95
第十章 / 114
第十一章 / 128
第十二章 / 145
第十三章 / 161
第十四章 / 177



Shijie Huaxue wenxue jia Ben lu

第十五章 / 188
第十六章 / 207
第十七章 / 235
第十八章 / 252
第十九章 / 271
第二十章 / 293
第二十一章 / 312
第二十二章 / 331
第二十三章 / 345
第二十四章 / 365
第二十五章 / 381
第二十六章 / 391
第二十七章 / 405

第一章

昨夜，我梦中又回到曼陀丽庄园。我仿佛站在通往车道的铁门前，许久被挡在外面不得而入。铁门上挂着一把锁，还有一条铁链缠绕。我在梦中呼唤着守门的人，却无人回应。我隔着门上锈迹斑斑的铁条向内凝视，才发现门房里空无一人。

不再见炊烟升起，小花格子的窗户一扇扇寂寥地洞开着。这时，像所有梦中的人一样，我突然间拥有了一种超自然的力量，幽灵一般超越了横亘在我面前的障碍。车道在我面前延伸而去，蜿蜒曲折，宛如从前。然而，当我向前迈进，才察觉这条车道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它变得逼狭荒芜，不复往日我们熟悉的模样。起初，我很迷惑，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我俯首躲开一根摇曳的树枝时，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大自然又恢复了她的原来的面貌，渐渐把她纤长顽强的手指诡秘阴险地伸到车道上来了。即使在过去，树林对于车道也始终是个威胁，它们最终胜利了，密密麻麻、黑压压地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蜂拥到车道的两边。裸露着白色肢体的山毛榉彼此紧紧相偎，它们的枝条错综交织，呈一种奇异的拥抱状，在我的头顶上方形成一个拱顶，像是教堂中的拱道。这里还有其他的树木，有不为我知的、有低矮的橡树和弯曲的榆树，无不蔓生出去，与山毛榉缠绵纠结。这些树木从静静的土中冲出，旁边伴以奇形怪状的灌木和植物，而我全然忘记了他们当初的样子。

现在的车道像条缎带，与从前相比，无异于一根细线。沙砾的路面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杂草和青苔。树木伸出低低的树枝，挡在路中；多节的树根看似嶙峋的爪子。在这丛生的林莽中，我仍然可以认出一些灌木来，那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标志，蕴涵着文化和优雅。比



昨夜，我梦中又回到曼陀丽庄园。

如八仙花，它蓝色的花穗曾经那么的名噪一时。如今，再也无人修剪枝叶，于是，它们也已入乡随俗，疯长到很高，却不再开花，既黑又丑，和长在一旁的无名寄生物并无二致。

如今，这条可怜的细线——我们曾经的车道，忽东忽西地向前蜿蜒伸展。有时，我以为它消失了，但瞬间它又出现，或在一棵倾倒的树下，或在冬雨积淤的泥沟中隐现。我从未料到这条路是如此的漫长。车道的确变长了，正如树木也茂密了许多一样。这车道就像通往迷宫，遁入一片繁杂的荒野，而绝非通向那宅邸。突然之间，我看见了那座宅邸。通向那里的路被大片四处扩散的野生灌木遮掩着。我伫立在那里，心在胸口狂跳不已，我噙着泪水的眼睛感到一种异样的刺痛。

那就是曼陀丽，我们的曼陀丽。她隐蔽静谧，一如往昔。灰色的石头在我梦中的月光下闪烁，竖框的窗户中映着绿色的草坪和露台。岁月丝毫无损这些墙壁完美的匀称，也带不走这片故地，宛若手心中的一颗宝石。

露台向着草坪倾斜，而草坪伸向大海。转过身去，我看见银色的海面，静静地躺在月光底下，仿佛波澜不惊的一面湖水。没有一丝涟漪来惊扰这梦中的水面，也没有西风吹来的云块带给这晴朗的天空一丝阴霾。我又转向宅邸，尽管它神圣不可侵犯地傲立在那里，仿佛我们只不过昨天刚刚离开，但是，庭院和杂草丛生的树林一样，仍然要服从丛林的摆布。杜鹃花竟然高达五十英尺，与欧洲蕨盘绕缠绵，已然结下了异国姻缘，一群不知名的灌木——可怜的私生子们，紧紧依偎在他们的脚下，好像深知自己的出身。一株丁香与铜桦配成了一对，为了将这一对彼此绑得更紧，总是与优雅为敌的常春藤，恶毒地伸出她的藤蔓，将他们囚禁起来。在这荒芜的庭院中，常春藤拥有至高的地位，她长长的藤蔓爬过草坪，很快就将侵占宅邸。还有一种树林中的杂交植物，那是很久以前，不知谁在树下播散了种子，又将其遗忘而生长出来的。如今，它协同常春藤，觑着大黄草一样的丑陋嘴脸，向着曾经盛开着水仙的柔软草地挺进。

荨麻俯拾皆是，他们是队伍的先锋。他们挡住了露台，蔓延上小

道；他们彼此倚靠，寻常而瘦长，正贴着宅邸的窗户。他们是无关紧要的哨兵，因为在许多地方，他们的等级已经为大黄草打破。于是，他们了无声息地躺在那里，垂着皱巴巴的头和倦怠的茎，为野兔让出一条道来。我离开车道，继而来到露台，因为荨麻于我——一个梦中人，已丝毫构不成障碍。我着魔一般在梦中游走，什么也不能让我驻足。

月光可以耍些奇异的把戏，甚至驾驭梦中人的想像。当我悄无声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我可以发誓，那宅邸绝非一个死寂的空壳，它灵动鲜活，生气如昨。

灯光从窗口泻出，窗帘在夜风中轻柔地婆娑。还有那边，图书馆的门像我们当初离开时一样半敞着，桌上秋日的玫瑰旁分明是我的手绢。

这房间处处有我们来过的痕迹。一小堆图书馆图书，标明着“待还”，还有一份废弃的《泰晤士报》。烟灰缸里是残留的烟蒂；靠垫懒洋洋地倚在座椅上，上面留着我们枕过的印记；壁炉里焦糊的圆木灰烬仍在与黎明负隅顽抗。还有加斯帕，亲爱的加斯帕，它会带着深情的目光，仰着大而深陷的面颊伸展在地板上，一听到主人的脚步声，就用尾巴敲击地板。

一朵从未见过的乌云遮住月亮，逗留了片刻，像是面前伸来的一只黑手。幻觉随之遁去，窗内的灯光也瞬间消失。我看到的俨然是一个荒凉的外壳，最终丧失了灵魂，不再阴魂不散，不再对怵人的墙壁做些许的回首。

这宅邸是一座坟墓，废墟中掩埋着我们的恐惧和痛楚，不会死灰复燃。醒着的时候，我想起曼陀丽将不再苦楚。假如我曾经毫无恐惧地生活在那里，说不定我还可以记起它当初的样子。那夏日的玫瑰园和晨曦中欢唱的鸟儿会让我记忆犹新。还有栗子树下的茶点，草坪不远处传来的海浪呢喃。

我会想起棕色的丁香和幸福谷。它们是永恒的，不容消失弥散。关于它们的记忆挥之不去。乌云遮月的时候，我在梦中解开了所有这一切疑惑，因为像多数的梦中人一样，我知道我在做梦。现实中的

我躺在数百英里之外的异乡，分分秒秒流过之后，我会在一间空空如也的旅馆小卧室中醒来，这里没有熟悉的氛围，却令人感到惬意释然。我会做片刻的叹息，然后舒展四肢，翻转身来，睁开眼睛。那闪烁的阳光、那晴朗的天空与我梦中柔和的月光竟是如此不同，我不禁为之目眩。展示在我俩面前的是平常而一望无际的长空，却充满沉静，一种我们从未领略过的沉静。我们不会言及曼陀丽，我不会诉说我的梦。因为曼陀丽已不再属于我们，曼陀丽已不复存在。

第 二 章

我们永远不能再回去，这是确信无疑的。过去恍如昨日。我们试图遗忘和抛在脑后的往事会再次出现。那种最终变成莫名惶恐的无边无际的恐惧感和隐秘感——感谢上帝的慈悲，现在总算风平浪静——可能会以某种无法预知的方式卷土重来，和我们如影随形。

他有着异乎寻常的耐心。他从不抱怨，即使在回忆往事的时候……我觉得他经常回忆往事，却很少让我知道。

但我可以从他的神情中看出，他经常沉浸在往事中。那突然浮现的惘然和迷惑的样子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将所有的表情从他可爱的面庞上一抹而光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副雕塑般的面具，严肃而冷漠，英俊却毫无生气。他会一根接着一根地吸烟，却懒得掐灭烟蒂，那些闪着光的烟蒂会像花瓣一样散落一地。他会飞快而热切地滔滔不绝，却完全不着边际，攫取任何一个话题，都像抓住一剂止疼的万灵药。我相信一个说法，男人和女人在遭受苦难之后，将更加优秀和坚强。无论在今世还是来生，我们必须经受炼狱般的磨炼才能日臻成熟。尽管看似讽刺，我们确已深深体会了个中滋味。我们经历了恐惧、孤独和巨大的悲痛。我觉得，每个人的一生迟早都会面临考验的时刻。我们每个人各自都有驾驭自己和折磨自己的恶魔，我们不得不与之搏斗。我们最终战胜了恶魔，或者说，我们相信自己做到了。

恶魔再也不能驾驭我们。我们度过了危机，当然也难免受了些伤害。他对灾难的预知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。而我，就像一出蹩脚戏中拿姿作态的女演员，矫情地宣称我们为自由付出了代价。但是，我这一生已经太过戏剧化，如果能确保我们如今的安宁，我宁愿用自

己所有的感官作代价。幸福不是值得珍藏的财产，它是一种思维、一种心态。我们虽然也有沮丧的时候，但在其他时刻，当光阴不再荏苒，当岁月驶入永恒，当我捕捉到他的微笑，我会意识到我们是在一起携手向前，再也没有思想或者意见上的分歧在我们之间造成障碍。

如今，我们彼此没有秘密。我们共同分享一切。即使我们的小客栈有些沉闷，食物不够精美，日复一日，清晨毫无新意，我们也不愿过别样的生活。在任何一家大饭店，我们都会遇见太多他认识的人。我俩都崇尚平实的生活，纵使有时也感到索然无味——但是，枯燥对于恐惧正是一剂最好的解药。我们循规蹈矩地生活着，而且，我发掘了自己大声朗读的天赋。就我所知，他惟一一次表现出不耐烦是因为邮差的迟到，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多等一天才能收到英国来的信。我们试过收音机，但是受不了恼人的噪音，所以我们宁愿将难掩的激动储存起来；多日以前举行的一场板球赛的结果，对于我们却意味深厚。

噢，诸如此类的板球和橄榄球比赛，还有拳击赛，甚至台球的得分记录，都将我们从百般倦怠中解脱出来。男学生们的运动会决赛、赛狗和遥远诸郡的一些稀奇古怪的小型竞赛，无不成为我们空磨房中的谷物，能解我俩饥渴之苦。有时，读上几份过期的《田野》，我们仿佛从这寂寞的小岛回到了春意盎然的英国现实生活中。我读到粉白色的小溪、蜉蝣、生长在绿色草地上的雄鹰，还有盘旋在林木上空的乌鸦，这是曼陀丽昔日熟悉的景象。从这些被翻阅得近乎破旧的报纸中，那种清新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，我闻到了沼泽地泥煤的浓浓酸味，仿佛还触摸到湿漉粘滑的青苔，上面留着苍鹭的遗矢泼溅的白斑。

有一篇关于林中野鸽的文章，当我大声朗读时，我仿佛又一次置身于曼陀丽幽深的树林中，野鸽在我的头顶上方拍打着翅膀。我听见它们轻柔、自得的咕咕声，在盛夏的午后听起来是那么令人惬意和凉爽。如果不是加斯帕，没有人会来惊扰它们的平静。但是，加斯帕蹦跳着穿过低矮的丛林前来找我了，它湿漉漉的鼻子在地上一路嗅着。这些野鸽被加斯帕一吓，就像一群老妇人在沐浴时被人撞见一

样,又惊又恼,立刻鼓翼飞离藏身之地,拍打着的翅膀好一阵骚动。它们敏捷地从我们身边飞过,掠过树梢,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野鸽一飞开,四周又重归寂静,而我却莫名其妙地心神不宁。我注意到,太阳不复在沙沙作响的树叶上编织图案,树枝愈发浓密黝黑,树影愈发伸长出去。而一俟回到宅邸,新鲜的蓝莓已然摆好,准备用下午茶了。我会从欧洲蕨丛中起身,抖落裙子上往年落叶的浮灰,打着口哨招呼加斯帕动身回屋子去。甚至在我脚步匆匆之时,我依然鄙夷自己,鄙夷自己刹那的回头一瞥。

一篇关于林中野鸽的文章居然让我如此沉浸于往事,并且朗读的时候声音颤抖,真有些不可思议。是他阴沉的表情让我戛然停止了朗读。我往后翻了几页,找到一段真实却单调无比的板球短讯——在奥佛尔球场上,米德塞克斯队以平庸的打法击球进攻,频频得手,比分沉闷地往上攀升。我真要感谢这些结实的、身着法兰绒球衣的角色,因为仅仅几分钟,他的面容已恢复平静,重又红润起来。他开始带着正常的恼怒嘲笑起塞雷队的投球来。

这次,我们幸好没有陷入回忆而不能自拔,我也从中吸取了教训。朗读英国的新闻是可以的,还有英国的体育赛事和政治,甚至浮华世事,凡此种种;但是今后,那些感伤的情节只能自己独自咀嚼。它们是藏在我心一隅的秘密。色彩、香味和声音,落雨和呢喃的浪涛,甚至秋日的迷雾和潮汐的咸湿,这些无一不属于曼陀丽的记忆,挥之不去。有些人毛病兮兮地喜欢阅读火车时刻表,他们计划着无数周游全国的旅行路线,把一些不可能联系的地方连接起来,以此作为消遣。我的爱好与他们的一样荒诞,不过没有那么乏味。我热中于收集大量的英国乡村信息。英国每一块荒地地主的名字,对了,还有他们佃户的名字我都了如指掌。我知道他们屠宰了多少只松鸡,多少只山鹑,多少头鹿。我知道鳟鱼在哪儿浮出水面,鲑鱼在哪儿上下跳跃。我留意所有的猎手集会,追随他们的每一次狩猎。甚至有些训练小猎犬的猎人,我都非常熟悉。庄稼的生长情况、家畜肉类的价格和猪患上的怪病,我也一一知晓。也许这只是个可怜的低级消遣,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,但是,读着这些文章,我就呼吸到了英国的

气息，这样，我才有更大的勇气直面异国他乡灿烂的天空。

杂乱无章的葡萄园和碎石变得无关紧要，因为，如果我愿意，我可以驾驭驰骋的想像，从潮湿的细条纹树篱上摘取数支指顶花和苍白的剪秋罗。

这些想像虽系一时兴起，却颇为温和可亲。它们与痛楚和悔恨为敌，为我们自找的这种背井离乡的生活平添了几分甜蜜。

皆因有了它们，我才得以安享午后时光，然后面带笑容，神清气爽地回来，照例享用我们简单的下午茶。茶点总是老一套的内容：每人两片涂有黄油的面包和中国茶。在外人眼中，我们肯定是非常墨守成规的一对，固守在英国养成的积习。在干净的露台上——这露台历经几个世纪阳光的暴晒，洁白却全无个性——我想起曼陀丽的午后四时半，还有藏书室壁炉前拉出的桌子。那时，房门总是准时被推开，接下来是一成不变摆放茶具的程序：银质的托盘、茶壶和雪白的餐巾。加斯帕则耷拉着耳朵，佯装对送上来的蛋糕不理不睬。每天都是那样的盛宴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却吃得极少。

现在，我还能看见这些滴着奶油的小圆饼；一块块小而松脆的三角吐司和新鲜出炉的烤饼；不知什么东西做成的三明治，四溢着奇异的香味，令人相当愉快；特制的姜饼；还有一种入口即溶的天使蛋糕，并佐以奶油味的点心，层层酥皮，嵌满了葡萄。这些美食足够一个挨饿家庭一周的口粮。我无从知晓这些食物最终的下落，暴殄天物一度让我担心不已。

但我从来不敢问丹弗斯太太是如何处理这些食物的。否则的话，她一定会不屑地看着我，嘴角挂着她特有的颇具优越感的冷笑。我甚至可以想像到她还会说：“德温特夫人在世的时候，可从来没有这样抱怨过。”丹弗斯太太！我思忖着，她如今在干什么呢？她和费弗尔。我想，正是她脸上的那副表情，使我第一次感到惴惴不安。我当时就有一种直觉：“她正把我与吕蓓卡比较”；从此，一把利剑似的阴影横亘在我们之间……

好了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彻底结束了。我不再受折磨，我俩都自由了。就连我忠实的加斯帕也去了快乐的天堂，曼陀丽已不复存

在。甚至出现在我梦中的曼陀丽，也像深藏在杂乱密林中的一枚空壳。丛生的杂草和栖息的鸟儿随处可见。间或会有个流浪汉闯到这里，想找一个栖身之所，躲避突如其来的阵雨。如果来人的胆子够大，他也许可以无恙地在这里走上一遭。如果是个怯懦的家伙，或者神经紧张的不速之客，那么曼陀丽的老林不该是他驻足的地方。他也许会偶遇林间的小村舍，站在那摇摇欲坠的屋顶下，细雨也听似鼓鸣，叫他如何怡然得了？空气中仍残留着一丝令人忐忑的气氛……在车道那边的转角处，树木也蔓生到砾石的路面上。这里同样不宜逗留，尤其在夕阳西下之后。树叶婆娑时，听起来像极了一位身着晚礼服的女士在轻手轻脚地走动；树叶突然抖动，纷纷飘落一地时，则像女人啪嗒啪嗒急促的脚步声，砾石路面上的凹印就像她缎子高跟鞋走过时留下的。

每当我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，我总要站到阳台上去透一口气。炫目的光辉中没有一丝阴影，多石的葡萄园在太阳底下泛着微光，白色的九重葛覆着尘埃。也许有那么一天，我会满怀爱抚地注视着它。而此刻，虽然我还没有对之产生爱意，至少它鼓舞着我，给我以信心。尽管我的自信姗姗来迟，但它却是我激赏的品质。我觉得，正是他对我的信任，最终让我摆脱了怯懦。无论如何，我已经一扫自卑、胆怯和害羞。我与第一次乘车驶入曼陀丽的自己已经判若两人，那时的我踌躇满志，充满着渴望，常常被一种近乎绝望的笨拙所钳制，还一心想取悦于人。当然，是因为我不够镇静，才给丹弗斯太太之流留下那么恶劣的印象。在吕蓓卡之后，我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是什么形象呢？记忆仿佛一座跨越岁月的桥，我现在还能想起自己当初的模样：直直的短发，脂粉不施的稚嫩脸庞，穿着不甚合体的大衣和裙子，还有自己缝制的套头衫，亦步亦趋地跟着范·霍泊太太，活像个胆怯失措的新手。她总是带我去吃午饭，她那五短的身材很难在她蹒跚的高跟鞋上保持平衡。那装饰过分的镶着艳俗花边的外罩，衬托出她的丰乳肥臀。她头上斜戴着一顶新帽子，上面插着一支巨大的羽毛，露出宽宽的前额，光秃秃的像是小男生的膝盖。她一手提个大包，就是那种通常用来放护照、拍拖日记和桥牌得分册的包，另一只

手则把玩着那副须臾不离左右的长柄眼镜，专门窥视别人的隐私。

她总是脚步匆匆地走向她的桌子，桌子在餐厅一角临窗的地方。她将长柄眼镜举到猪似的眯缝眼上，左右逡巡一番，随之任它垂落下来，吊在一根黑缎带上。接着，她会发出一串表示厌恶的感叹：“一个名人也没有！我要告诉这里的头，他们必须少收我一些费用。他们也不想我为什么到这里来？还能为了看这些报信童不成？”然后，她把侍童召唤到近旁，她的声音刺耳且不连贯，像把锯子撕扯着空气。

我们现在用餐的小饭馆和蒙特卡洛“蔚蓝海岸”酒店里奢华的大餐厅有着天壤之别；我现在的伴侣也与范·霍泊太太大相径庭，他那张得很好看的厚实的手，此刻正安静而有条不紊地剥橘子，还时不时抬起头，微笑地看着我；而范·霍泊太太戴满首饰的肥短手指，在肉卷堆得高高的盘子里捣腾着，还时而狐疑地瞟着我的盘子，惟恐我挑的东西比她的好吃。其实，她根本无须庸人自扰，因为干这一行当的侍童都具有异常敏捷的嗅觉，早已嗅出我的地位比她低下，要服从她，所以已经在我面前放了一碟火腿与舌条拼盘，这是有人嫌厨师的刀功不好，半小时前退还到冷餐台的。仆人们那莫名的怨恨和显而易见的不耐烦，真让人莫名其妙。我记得有一回，我和范·霍泊太太住在一间乡村住宅里，那里的女仆从不理睬我小心翼翼按下的门铃声，也从不帮我拿鞋子。早茶总是像垃圾一样，冰冷地丢在我卧室的外面。“蔚蓝海岸”虽然没有那么过分，也好不了多少。有时，这种刻意的冷漠变成了放肆的嘲讽和无礼，以至于从前台服务员那里买张邮票也无异于煎熬，宁愿避而远之。那时的我一定让人觉得年幼无知，而我自己当时也完全可以察觉得出。如果一个人太过敏感，涉世不深，许多话听在耳中都有含沙射影的意思，其实那都是些再平常不过的话罢了。

那碟火腿舌条拼盘，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它们被切成了三角形，干巴巴的引不起丝毫食欲，但我却不敢斗胆拒绝。我们安静地吃着，因为范·霍泊太太喜欢一心向餐。我可以从顺着她下巴流淌的卤汁判断出，她对盘中的肉卷甚为满意。

她大快朵颐的样子并未引起我对自己这盘冷碟的多少食欲。我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,我发现,我们那已经空了三天的邻桌,现在又有人要坐上了。餐厅领班正以他特有的对待特殊主顾的点头哈腰,为新来的客人引座。

范·霍泊太太放下叉子,伸手取过她的长柄眼镜。她目不转睛地盯着来人,我不禁为她感到脸红。来人全然没有意识到邻座对自己产生了如此大的兴趣,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菜单。接着,范·霍泊太太猛地将眼镜折起,从桌子那边朝我探过身子,一对小眼激动地熠熠闪光,声音也稍微大了一些。

“那是迈克斯·德温特。”她说,“曼陀丽庄园的主人,你当然听说过这庄园。他看上去身体欠佳,是吧?他们说,他无法摆脱丧妻的痛苦……”